

壞心腸

手指深入隙縫，在濕滑肥厚的冰冷體腔內探索，滑溜的黏膜對掌心有一股微妙的吸力。隔著手套以指尖辨識內裡形狀，他在心裡默默清點——心、肝、胃、腸……接著一把扯出這些被肥油包裹的臟器，拋進桌下的不鏽鋼垃圾桶。乾淨俐落，沒有遲疑。

來這間店已將近三個月，他手上的動作比其它同期新人要熟練多了。幾個生鮮處理人員裡屬他最年輕，體力好，又不偷懶。有人肯多做，老鳥自然樂得多教他一些，劃刀、斷骨、刮鱗、剪鰭、去鰓，他都是跟著做幾遍就很有樣子。

面試時領班問他有沒有經驗，他說沒有，但他肯學。

肯學就好。領班抬頭，兩隻又凸又圓的眼睛盯著他，眼白一片混濁，像兩顆髒掉的鏡頭。

他肯學，而且學得一向很快。

這間大賣場的食物工作區都是半開放式的，主打乾淨衛生，讓顧客買得安心，吃得安心。他所在的生鮮處理部門就在賣場倉儲區旁，白色矮牆隔出一塊長方形區域，牆面上半部以大片玻璃連接至天花板，像實驗室或動物園那樣，隔絕聲音與氣味，只保留觀看的功能。生鮮商品就在工作區外邊，分成冷藏、冷凍和活水產三區。顧客秤完商品，就拿到窗口讓工作人員接過去處理，顧客只要隔著櫥窗看他們手上的魚鮮如何開膛破肚，如何碎屍萬段。

大魚要從肛門處入刀，左手扶住魚身，右手執小刀剖開肚子，取出內臟後，撕開腔內黑膜，用刀背或用竹刷清理殘留的內臟膜和血塊後，再用大量清水沖洗。他喜歡劃開魚腹的那一瞬間，刀尖不能過分深入，保持適當距離，否則容易劃破內臟，特別是魚膽，不慎破裂後魚肉會染上膽汁的苦味。一切動作要快，又要巧。

幫客人開魚腹時，他有時會想起從前對畢業後的想像，他坐在辦公室裡，微笑等著客人魚貫上門，對他掏心掏肺。

「你不是說沒經驗，怎麼刀用得這麼順？」領班有次看他拿剝刀斬旗魚頭，忍不住問。

「你以前殺豬的喔？」一旁的同事挖苦他。

他搖頭。

「啊沒殺過殺豬，難道是殺過人喔？」大胖說完，幾個老鳥一起哄笑，只有他訥訥地不回答，隔了幾秒才開口：「沒有啦沒有啦。」

他沒有。



早上開始不知怎麼特別悶熱，領班姍姍來遲，說空調故障了，只有生鮮室的機器出問題，其它區域都沒事。

「媽的，要多久能好啊？」大胖不耐熱，才站沒多久已滿頭大汗。

「中午才有人來看。」領班丟下這句話，就躲到外邊賣場去站試吃櫃。

「幹，平常不去站，沒冷氣才跑掉。」體熱連心火，連平時溫順的眼鏡仔也忍不住抱怨兩句。

其它人趁著領班不在，紛紛摘掉口罩和帽子透氣，反正路過的顧客根本沒人在看，只有他一個人仍堅持密不透風的全副裝備。

「不熱嗎？」大胖遞過一條凍過的毛巾，他接著毛巾，搖頭。

擦過汗，把口罩又拉高了些，遮住右眼下方的淚痣。以前常有人說他太好認了，光看那雙眼睛就能認出來。那是一雙好看的眼睛，瞳孔晶亮有神，同時又保留孩童似的澄澈透明。臉上其它零件也生得算精緻，長輩常笑說那是可以參加選秀節目的臉蛋。這張臉曾讓他充滿自信，如今卻像詛咒，揮之不去。

這一年來他已換過四個工作，從北向南，住處愈搬愈偏僻，最後卻總是被人眼尖發現，幸好，這間店目前沒人認出他來。

不管是領班、大胖、眼鏡仔，或是店裡最深資的師傅阿霖師，他們休息時間就是聚在一起抽兩根菸，滑滑手機幹片，或對經過的女員工開幾句黃腔。除此之外，不知是對這世界沒有興趣，又或是只有七秒記憶的金魚腦，他們什麼都不記得。

平日客人不多，大家手上都懶懶的，只有他機械似的，快速分切砧板上的魚排。沒了空調，悶熱閉塞的空間讓人昏昏欲睡，他隱約嗅到腳邊垃圾桶裡逸出內臟與脂肪的氣味，那是細菌最愛的遊樂場，他幾乎可以看見細菌牽手跳舞的樣子。比起其它肉類，魚肉在常溫底下會以異常的速度開始腐敗。

氣味帶他重回到兒時和母親上市場的那段路，兩側狹小雨遮底下是他最不喜歡的賣魚攤子，那裡的地板濕滑油膩，走起來如履薄冰，有幾攤生意特別不好的，連保麗龍箱裡的碎冰都是沾手就腥，小時候一直很難習慣那味道。

砰的一聲，領班大力推門進來，所有人身體都震了一下。後門的門鎖舊了，不用力開不了，但這樣撞門遲早要壞。領班進來掃視一圈後，發現只有他服裝齊全，就叫他過來，說自己臨時要去開會，要有人頂替試吃的攤子。

「你手腳也快。」領班說。

他不情願，但也找不到理由拒絕，只得拉高口罩，壓低帽緣，跟著領班出去。

「拿這塊去。」阿霖師指著桌邊放的那塊鮭魚。

「這塊不是快壞了？」他記得昨天才確認過日期。

「啊你不會調味料下重一點就好？」

「沒關係嗎？」

「反正他們又吃不出來。」阿霖師老神在在，顯然經驗老道。

這份的自信是有根據的，阿霖師是店裡最資深的師傅，有多年的漁船經驗。以前他在船上跟師傅學到「活諦」的手法，也就是腦絞，以銳器快速破壞活魚腦部，使其癱瘓腦死，之後立刻放血。這樣的手法可以降低腥味，保持鮮度，避免細菌滋生，是日本人發明的技術。

「魚腦在這裡，」那天阿霖師示範給他看的時候，還特別拿出從前訂製的專用小刀，刀柄比刀身還長。他神情專注，不若平常滿口黃色笑話的下流表情，看起來倒真有幾分師傅的樣子。

「要快狠準，」阿霖師說，「魚愈掙扎肉就愈難吃，你把他神經抽掉，他就沒感覺。不會動，肉才甜。」

阿霖師轉眼間完成手上的三枚切，看他在一旁愣著，就用眼神指示他把砧板的血汗清一清。

「幹嘛？看傻啦？想學嗎？」

他點頭。

「學了也沒用。」阿霖師把尖刀抹乾，收進工具箱裡。

「欸大胖你別碰。」

大胖伸手想拿一塊魚試吃，被阿霖師攔著。

「現在還不能吃。」阿霖師說，「活魚不鮮，魚殺完要放一段時間，用鹽冰水泡，讓肉熟成才好吃。」

「那為什麼市場還是那麼多賣活魚的？而且也沒看到他們做腦絞啊？」他問。

「客人就吃不出來啊，我以前曾經雞婆幫忙做，後來我的客人叫我不要做活締，說魚會不好看。」

「不好看？」

「我們這樣切開魚鰓，對海鮮餐廳來說外觀不完整，反而不好賣。而且你看那些活魚三四五六吃的餐廳，不是煎炸、煮湯就是紅燒，都是重口味，你醬料一下去，大火爆香，有沒有做活締根本吃不出差別。」

「你要記得這句話，」阿霖師重語心長，「一般人根本不想分，也分不出來。」



他照阿霖師的指示帶著那塊鮭魚走了，反正出事也輪不到他負責。

魚皮高溫煎酥，醬料淋下去鐵板滋滋作響，隨著香氣擴散，排隊的人龍也更長了。他原本還擔心要面對人群，但顧客忙著饞，沒人分神注意他的臉，這讓他鬆一口氣。直到鮭魚肉用光，有個沒試吃到的阿姨纏著他抱怨，他低頭，剛好和對方四目相交，客人愣了一下，先仔細看他的眼睛，餘光再掃向他胸前的名牌，最後歪著頭，帶著困惑表情離開。

沒穿幫。

還好，他換過身分證的名字，一年前換的。自從他的照片在電視與網路二十四小時不間斷播送後，他就知道自己後半生完了。

一開始只有他待在家裡，後來連父母兄姊都儘量減少出門，生怕被熟人看見，無論好意關心或批判都讓人難以招架。案件結束後，他開始蓄鬍，髮型和穿著也都徹底改變，也想過乾脆去醫美整型算了，但又覺得這樣好像心虛，一旦心裡認罪，那就真的輸了。

待在房裡的那段日子，他反覆重播自己走下那條樓梯的畫面：他低頭垂眉，兩名員警將他左右肩緊扣，讓他站在大門口的C位供媒體拍照，鎂光燈閃得他睜不開眼，員警和他兩人三腳往前移動，數十階的樓梯，走得卻像數十年一樣長。

「殺人兇手。」圍觀的人群中低聲傳來一句。

像一句暗號，其它群眾也紛紛怒罵起來，幾個特別激動的眼看就要上來動手，還好警方手快隔開。

畫面裡的他抬頭，眼裡滿是困惑。

當時他應該是在想，人類到底是怎麼回事吧？

他從小聰明，學什麼都又快又好，一路都是資優班，所有人都知道他能上頂大，他也的確上了頂大。家裡環境優渥，不求他讀那些容易把知識變現的科系，系所攤開任他選，只要喜歡就好。

最後他選了教育輔修心理。他自幼就善於對大人察言觀色，揣摩心思，也能理解人心，自然知道怎麼受歡迎，學生時期他輕易就能得到同齡人的推心置腹。坐擁眾人的秘密讓他頗為得意，他對人的內在有興趣，不管高潔或是汙穢的部分，挖出別人心裡話的過程都讓他著迷。

他也記得碩班畢業典禮走的那條紅毯，那時他已拿到專輔教師資格，禮堂裡被迎面的燈光和學弟妹的鮮花簇擁，一帆風順的人生啊，照片上父母笑得眼睛都彎了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當年的選擇無非帶著幾分虛榮，他也只是喜歡聽人說話，喜歡用話語引導，或者說操縱他人的人生，享受那種把柔軟的內在剖開，在手掌裡捏著一顆心的感覺。

他抓起箱子裡的透抽，扭開頭部，連內臟一起抽出來，拋進旁邊的垃圾桶。活凍透抽的頭部不宜生食，胃袋裡的海水是腥味來源，也一定要去掉。身體在水裡洗去髒汙後，從背部切開，撕去皮膜，切厚片，再用小刀細細地切絲、裝盒。

完事後，再拿起下一隻。

這隻拿起來感覺不對，前端捏起來手感偏硬。他小心剖開，果然裡頭塞著幾隻小魚。他從前以為這是漁民故意塞進去騙秤重的，後來才知道是漁船起網時，離水的魚找地方躲藏求生，遂從空隙鑽進透抽的身體。雙方死前恐怕都是異常痛苦，才會在狹小的肚子被擠壓得不成形狀。

那道破門又砰的一聲巨響，讓他分心弄破手上墨囊。

是粗魯的大胖搬兩大口保麗龍箱子進來補冰塊。

他回過神，發現墨汁沿桌緣流到地面上，滴滴答答，一大灘黑色，像氧化的血。



女孩是隔天早晨才被發現的。

據早班的警衛說，地板上那一大灘的血跡都是黑的。連假期間校園封閉，她不知怎麼獨自潛進來。在深夜時分從高樓墜地，撞擊地面時可能發出了巨大聲響，也可能很安靜，一切無人知曉。

那是他在學校任職的第三年，職業倦怠比想像中來得更快更早，沒有支援的環境把他的熱忱消磨大半。父母不明白國中生的問題可以有多複雜，他們對於輔導的想像，僅止於把學生叫過來排排站，教訓一頓就好，哪有什麼困難？但不是這樣的，不是。

和實習的經驗全然不同，不是每間學校都有真正落實輔導的準備，這裡就連晤談室也只是在輔導室裡拉一道簾子，一點隔音效果都沒有。個案對談需要隱私，他幾經爭取後才另外隔出一間小房間，卻也因此被校長視為麻煩人物。學校總認為不用排課的專輔老師是最閒的，就把許多未到輔導門檻，只是單純不想聽課的學生都往他手上塞。輔導主任已屆退休年齡，能少一事是一事。這學期辦公室裡另一名有輔導專長的老師又請產假，整間輔導室就剩他一個人蠟燭兩頭燒，他累壞了，每天繃緊神經，遇上個案臨時出狀況，就幾乎要崩潰。

偶爾和同學聚餐喝酒，大家像是逮著了宣洩負能量的機會，拼命抱怨學生和行政，只有他不敢吐一點苦水，怕壞了自己在他們心目中的完美形象，只好悶著頭喝酒，回家後再抱著垃圾桶吐一整夜。

朋友建議下，他開了一個匿名粉專做自己的垃圾桶，專門用來發洩工作累積的情緒。

女孩是九年級才轉過來的，因為連續缺課被學校列為重點輔導對象。班導說女孩在班上性格陰沉，一直沒有交到朋友。但在輔導室時她倒意外開朗，女孩身形高挑瘦弱，面色蒼白，一雙藏在瀏海後面的眼睛，談到喜歡的韓星就閃閃發亮。女孩說自己單親，母親忙於工作無暇照顧她的情緒，或許是父親缺席的投射吧，女孩對他非常信任，有問必答，也表示願意振作起來。他以為這個個案很容易，很快就能讓她走向正軌。

輔導一陣子後，他覺得有些不對。女孩時常在走廊隔著窗子看他，不分上課下課，窗邊總有一個人影在那裡，站得久了，連照進來的光線都起了毛邊。每個星期五的諮商，說話方式沒有異況，但她盯著他的眼神就是不對勁，他知道有什麼東西在裡面。這讓他壓力極大，小房間沒有監視器，若真發生什麼事也無人知曉。去年系上大兩屆的學長才因學生指控而被送性平會調查，雖然查證後有還學長清白，但停職調查期間，他已幾度遊走在憂鬱症的邊緣。

距離啊，要記得距離，保持自己在結構上的位置。那是學長給他們的教訓。

最後一次諮商時，他草草結束對話，離開前女孩伸手拉了他的袖子，欲言又止，他禮貌地微笑退開。這樣不行的，下個星期五他請了病假，在家裡躲著。隔天夜裡，他的手機有多通不明來電，他沒接，把對方的號碼封鎖後轉身就睡。

後來的事，他跟其它人一樣，都是透過媒體知道的。

女孩的屍體驗出性侵和欺凌的痕跡，霸凌者來自好幾個班級，裡面不乏他輔導過的名字。他知道人心有腥臭醜惡的一面，但沒想過孩子可以腐爛成這樣。他想起那天女孩拉著他袖子時的眼神，那是求援，而他竟以為她別有所圖。

他躲進廁所裡嘔吐，像要把五臟六腑都吐出來那樣，午餐吐完還有早餐，吐到只剩酸水，他仍繼續乾嘔。



午餐時間他和大胖、眼鏡仔一起在賣場後門躲著，大胖他們忙著抽菸幹譙，他負責聽。

領班從門外邊經過，大胖喊住他。

「老大，冷氣有沒有人來修了啊？」

「沒看到人啦，可能要晚一點，我再去問。」

「這樣下午要怎麼做事。」大胖明顯不悅。

「再忍忍啦。」領班說。

再忍忍，那就是八成不會來的意思，也許晚上，也許是明天。至於常溫底下的生鮮以至於員工的情緒，那都是其次，東西擺出來，賣相好就萬事大吉。反正隔著玻璃窗，顧客聞不到任何氣味，他們手上能用的方法多的是。

他聽大胖他們說過不少秘訣：魚身要鮮豔，就把紅目鱧浸保力達、馬頭魚浸紅色素等，這樣夠鮮豔了吧？要魚鰓不發黑，那透過藥劑，或是將魚嘴閉合、鰓蓋綁橡皮圈，也能減緩魚鰓褪色的速度。魚眼要亮，有些魚販會在碎冰中混合藥劑，就可延長魚體僵硬和魚眼發亮的時間。

「你不知道那眼睛多漂亮，跟剛撈起來一樣，哈，可是肚子裡面都爛了。」眼鏡仔竊笑。

客人拿回來退貨怎麼辦？

「問他有沒有保存不當啊，」大胖說，「不然就給他退嘛，我們只是領薪水的，賣一條是一條，關我們什麼事。」

都是這樣的，關我們什麼事。

女孩死後他請了一個月的長假。銷假上班那天才知道，事發後沒幾天，輔導主任火速申請退休，代理的輔導老師一問三不知，只聽說帶頭的學生移受保護管束，其它同夥則被轉往他校。死者母親不想多談，一切都像是沒發生過一樣。

「班上同學都輔導結束了。」新上任的主任說。

結束了？這麼快？

他沒有追問，回到輔導室的小房間，告訴自己事情都過去了。然而他發現在諮商時，自己開始不能直視孩子們晶亮的眼睛，他過不去。

三個月後，一則「某國中霸凌致死被吃案」的貼文在臉書出現，內容涉及諸多具體細節，發文者顯然是校內的知情者。

霸凌、性侵、吃案，全是流量關鍵詞。這篇文先是在 SNS 野火般地燒起來，嗅到血腥味的媒體接著蜂擁而來，後知後覺的校方應對失當，校長在朝會間匆匆對學生下的禁口令被學生偷錄下來 PO 上網，一桶汽油當頭澆下，引爆全國民眾的怒氣，社群上相關貼文數量立刻呈指數增長。

民眾嚷著要找出那群犯罪者，不少人甚至揚言社會事社會了，要找黑道來「處理」那些畜牲，但他們很快發現根本找不到人，少年犯屬於受法律保護的未成年人，所有個資都保密到家，沒人找得到他們，即使他們是罪犯也一樣。

無處發洩的正義鐵拳只得轉向學校，校長主任輪著出面道歉，也沒起到效果。神奇的是，市府的權責機關靜悄悄的，全然置身事外，果然每年大筆投入媒體的預算沒有白花。

正當名嘴開始檢討市府通報機制時，某新聞台不知從哪得到消息，說女孩生前曾多次進出輔導室，都是找同一個老師諮商。

為什麼制度沒有接住她？——政論節目的來賓開始大談輔導專業，偵探似地分析每一道蛛絲馬跡。

他滑著節目直播底下諸多網友的留言。

「學生長期被欺凌，輔導老師為什麼沒發現？」

「那麼多線索，女孩的表情連我們都看得出來，老師難道看不出來嗎？」

「心理師的專業都是假的嗎？」

「會不會老師根本就是共犯啊？」

「笑死，還真的有可能是狼師！」



因為個資遮罩的緣故，新聞上從未出現女孩的名字，只保留姓，某○○。

犯罪者也沒有名字，只有少年 A，少年 B，少年 C，當然，也沒有臉。

唯一被曝光長相的只有他，記者從臉書上截取照片，專輔教師某某某，畢業於 T 大，家中么子，父母職業為……。連他成立的匿名粉專「說說心理話」都被網友挖了出來，從他發過的舊文裡截圖，試圖用那些氣話證明他真的是個人渣。

只有幾個朋友知道那粉專是他開的，他不敢想是誰。

市長終於出現在電視上，高聲檢討三個月前就該檢討的「機制」，用鏗鏘有力的聲線說出絕不輕縱任何罪犯的宣言。沒多久，學校就收到檢警的傳喚通知。

「只是去配合調查而已，」校長拍拍他的肩膀，「別擔心，忍一下就過了。」

第一次結束後是第二次，第二次完還有第三次。

第三次配合調查後，檢方決定用「業務過失致死」起訴他。證據是女孩臨死前撥過好幾通電話給他。

原來那號碼是女孩的，他在訊問時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

「她為什麼要打給你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她為什麼會有你的私人手機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那個星期五你為什麼請假？」

「我生病了。」

「有就醫證明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他不知道這些問答有什麼意義，他覺得自己像祭品，是一尾魚，被開膛破腹，在砧板上躺著，內臟被掏空棄置在地，壞的，爛的，臭不可聞。

移送的時候有警察過來將他上銬。

「為什麼要上銬？這不合程序。」他抗議。

「我知道，」警察放低音量，「不好意思，這不是我們能決定的。」

他們不走地下室，走正門，門口已有大批媒體和民眾在等著。他低頭垂眉，兩名員警將他左右肩緊扣，讓他站在大門口的 C 位供媒體拍照，兩人三腳往前移動，數十階的樓梯，走得卻像數十年一樣長。

「殺人兇手。」人群裡傳來低聲怒罵。

他彷彿又聞到童年菜市場的氣味，黏膩濕滑的地板，腥臭的空氣，高溫底下蒼蠅圍繞，看不見的細菌們圍圈起舞，一切都讓他噁心。



沒有人來修空調。

垃圾桶裡的內臟已然變質發臭，大胖倒了一些碎冰進去，可惜晚了。

臨近黃昏，其它人躲到賣場裡吹冷氣，只剩他仍站在工作室裡，用阿霖師教過他的技術做處理，那是一條新鮮的黃鰭鮪：

將魚翻過來，由鰓的地方沿著骨頭往魚身橫切。切到底，縱切將魚頭切下。手輕輕一折，讓血水自然流出。尾巴再切一刀。

將魚頭與魚身浸入鹽冰水裡。鹽冰水要蓋過魚，一公升水加十克鹽。冰水裡的魚眼看起來有乒乓球那麼大，其實也跟人的眼睛差不多大。

他其實已不記得女孩的姓名長相，太遙遠了，某○○，兩個洞像一雙眼睛留在記憶裡，監視器一樣地盯著他看。

最終他無罪獲釋，輿論譁然，但專輔教師的社群裡人人鬆了一口氣。檢方認為他已盡輔導之責，和女孩也沒有私下連繫，手機號碼是女孩從前任輔導主任桌上的通訊簿裡拿到的，那段時間學生來來去去，女孩多的是機會。許多人私訊恭喜他無罪，他幾乎都沒點開，因為不知道哪些才是真心。

他沒接住那個女孩，但，世界上沒被接住的人多的是，每分鐘都有人在墜落。他這樣告訴自己。

他曾在深夜潛進曾經熟悉的那座校園，爬上頂樓，越過校方設下的封鎖線，居高臨下的看著地面。那裡曾被女孩染成一片黑色，如果從這個高度墜落的是自己，碎掉的時候會發出什麼聲音？

砰的一聲，是領班撞門進來。這次他沒有分心，輕巧拉出內臟，丟進放滿碎冰的垃圾桶裡，乾淨俐落。

這樣就好，他學得一向很快。